

庚子游草

序

佐賀 永山晋徳夫著

天保庚子之春從駕於江戸得旨典半田口士寬歷游東方諸藩
自水戸而仙臺而米澤而會津皆與士人款應接道路之見聞風
習政治之淳漓得失頗有掣然於胸中而不能口說筆寫者但日
子有限怱々不能奉十一於千百為可憾也此冊途中信筆漫錄
者先後無次聊供他日之追念耳其人物山水之紀畧及西山
瑞龍二記有別錄云

水戸

士人樸實慷慨勇於義無虛假夸太挾三藩之色少壯者多佩長

刀衣服儉素間有極敝汚者不為意也

學者參讀本邦史籍及律令格式之類王家之治亂制度莫不考究為最嚴名分崇神排佛大義祭然他藩所不觀

士大夫宅舍故陋性：有門戶存而無室屋宅地大而家極少者頽牆壞籬可通犬馬者累々相望時正月也而無修補者草萊荒穢蓋一藩之俗為然矣但介冑鞍馬畧備粗朴無文適用而止

村落故穢殊甚有居士室者甚者被服形狀不異乞丐雖富厚者窓牖貼塗鴉故紙寡用新者然每戶後圃中必置一板倉貯粟麥蕎稗之類貧者亦然外瘁而內實極美觀也市井亦相類

義公以來每年租稅中收稗若干以備凶荒百數十年如一日國

中所在建倉藏之堆積如山癸巳東國饑乙未以後四年之間荐饑奧羽諸國道殣相望而水戶無一民餓殍蓋豫備有方也

排佛尤甚堂宇荒涼無一輪奐者士大夫賜葬地于城外二所葬祭皆用神儒如有好佛者竊請僧誦經耳封內雖廢人嚴禁度子弟為僧是以奉皆旅僧為數甚寡義公時廢淫祠及寺觀千有餘區近年復又廢五十餘寺云余始入府見丹楹刺鏤大合抱者橫於路側問諸傍人曰羅漢堂也羅漢堂方十八楹為城中之鉅刹今也毀而鬻之此其幹材也已

額田淨福寺頽宏壯所謂菩提所者祿俸不為寡而葬祭事一切無之寺僧私建牌誦經每值三年七年等之忌修法會為供養官

遣人燒香一拜而已

向井町真言派一寺出除雷符信者頗衆或曰近有移寺于僻遠之議

待史官極優厚三日賜休暇每月廿七日賜宴於館中鱈魚公獻諸禁中獻幕府薦宗廟而賜史官皆諸官所無特恩也蓋義公以優禮網羅一時之豪俊於大日本史遂為故事士人讀書者仕途往往由史官注年公之始就國也先拜宗廟次蒞史館延見史臣自酌以賜酒遂遇特異庭有老楸一株義公所手植名好文木史館總裁副職至小吏三十餘員

學者考覈本邦史藉善紀事之文如席上應酬之詩賦不肯為之

多好為著述者如小宮山楓軒筆統大記其書不下百卷如余輩席上說話苟屬有用者衆皆抽筆而記用意之篤如此

國有史官而學校闕如乃荒山野廬大夫宅地及鄰傍宅新築國學周四百步許當城門正面極得其所經營始起命名曰弘道館我藩天明中創學曰知道館以規模不大客冬相攸于城門已面工役方起撰地命名東西千里不期而同可謂奇矣竊聞今公英偉有有為之志次上著洵田學校三者為急務今時皆為緒可謂盛矣

寬永中檢田定租稅今年適二百年矣膏腴為富民占奪貧民勤動不給賦畝等級不可復識別客歲奏議檢田地以均賦稅所有

田島斫樹立竿書曰上々幾町我段某曰中不幾段幾步某其說
曰檢田三次今日之所為小吏里正輩先檢上品曰舊來所定某
田上某田下而某村之上視某村之中某村之下視某村之上此
為上租而收中入下租而收上入也如某者各郡終矣郡奉行與
其他官僚量全國上品之等通定上下上下定矣而後勘定奉行
又與諸官僚檢田畝之廣狹々々上下不違而後定租賦以為永
制矣蓋為租稅不均貧民不給而者此奪非檢括以增租稅也藤
田東湖為余說如此郡奉行吉成某之徒亦云爾而所過農民牲
々偶語有不喜之色以為增賦奪業焉

今公素有土著士大夫之志先割地鎮松平將監于永倉鎮山野
辺兵庫于介川中山備前守固鎮於手網也三鎮皆要地余過介
川々々與衝也依山瞰海雉堞樓櫓皆備周回十里余隱然一城
郭矣營築費入水府辦之家臣三百人計今移住者三十餘戶新
募足輕六十人云余欲見兵庫謀於會又某々裁書附余々使從
者齋書造家兵庫謝曰府公就國是以先父詰且赴府今夕適有
府下客敢辭乃不見而去今公請休暇一年本月廿三日發江戶
藩西山公之外襲封一巡而已更無在國今公有更張廢政之志
是以特請官而得允云

農商之家大率掛三社神託之壁幅絕不見掛佛像佛名等者路
傍建佛名碑列國胥同唯水戸無之隔數十里有馬頭觀音碑耳

公慮西虜依彼式樣造小舟長九尺許浮之假水試之又嘗命川
瀨七郎左工門者造四大船充軍艦之用式樣無大異常用之漕
運其他銃砲戰具之類多修造東境破原村瀕海人戶百五六十
山上設望遠鏡以備外夷

士大夫葬地余見磐井氏者墓石累々大率碑不過三尺許碑石
或刻某府君之墓或刻姓字如老臣興津某墓石稍大施木垣耳
阪口設板屋一椽廣八席送葬者為燒香所亦甚粗陋

藥王院北林莽中有葬佐竹臣車丹波守頭顯之地植松標之小
龕故地有志士以其為忠臣歲首多詣者

天神祠畔有義公筆塚藏公所建用退筆達石識之相良芳太郎氣

義大也藏高山亥九郎前髮墳者託諸杉山千太郎葬埋之杉山
相地旅筆冢側而未起工

二月十二日例祭 東照公常盤山祠蓋用公証夾將軍拜任之
日也今年特令藩中介冑以詣拜公觀焉諸士中猶有不備甲者
甚窘途逆旅有齋甲鬻者士人晝夜出入不絕

常陸封內祠以鹿島吉田靜三祠為大祠吉田昔時某王院者主
祠事境地極大堂塔壯麗一大鉅刹也義公僧徒不得共祠事盡
屬之祠官自此寺遂傾頽今林木荒涼存其旧名而已

先是領內所建鄉学余觀太田村学有堂有庠隱士日下部建
者主之以每月望日連講論語郡中為学者有輪轉講々畢医人

講素靈傷寒論等書初八日連講中庸郡中祠官講神代卷日本
紀等書郡中子弟各講經史庫中貯書貸子弟使之書者無廢業
之憂連元薩人有故適于此三十餘年今受微俸云其人篤實
距西山莊五六丁有荒宿村口左側家為農夫利助義公在日其
家以典山莊最近常稱曰隣家之藏一木像余訪其家茅舍敝穢
有一婦人襤褸而圍爐狀如乞人余請見像婦曰利助不在尊像
不可得而拜也余問其故婦曰利助曾祖父幼常遊戲於山莊公
手自刺像賜之于時七歲至今保而不失今日利助不在尊像不
可得而拜也余悵恨而去

仙臺

相馬仙臺之界為駒峯野田平行無門閤之固焉民戶數百亂礎
空屋居十之五六蓋奧羽癸已荒歉甲午少熟乙未戊戌連歲不
登是以比屋餓殍道殣相望凋零愁苦不可勝言愈北愈甚之行
數里有巉然於路左者就而視之鬪髻也驚問馬夫曰前年日埋
餓於山上穿坎不深注々為野火發而然恬無慘怛之色

府城背山帶水

名成類川

牙城縣崖二百尺不設天至閣樓櫓而視全

華松島之海旣掌上形勢雄巒有鳳鸞獅嶺之狀山後迴以池沼

松杉茂密名曰青葉城加之龜岡若阜大年之寺皆其子城策應
之地極得地利初改宗築城相攸于秋迦堂龜岡及此地遂城于
斯云 城後山林亘三里樹木岑蔚不許攀折一枝多猪鹿有時

侯由後門直將之

瑞鳳寺者侯墳墓之所在中納言政宗叛之因辨政宗山政宗子忠宗孫綱宗廟制尤壯麗繚以牆廟及門蓋銅門所謂唐門造者門版柱根刻鏤文采有拜堂有廊廡極華藻廟中設以石方三椽中矢墨石方七尺計高二尺餘下藏骸云上設一龕安衣冠木像龕梨漆金采最寶者藻井曲折處點鏤金四壁泥金着色畫大人蓮華之類金碧輝映眩眼廟外左右檐下葬殉臣十五人各建碑彫姓名佛名設小几供香火檐外達陪臣五人碑雖皆殉其主者不設像安永碑三廟規制畧同其他皆石碑雖有廟不甚華藻碑石七尺計刻故陸奧國主其大居士之文

一門一旅族等長臣不任官者大宰住於采地府下宅舍置田守新
年嘉儀及存事時朝於府下雖不預庶政而繼嗣及國事大者必
共聞焉余向長臣地着于各處邑其邑臣其臣非大事不與焉於
守國之體則極好而各邑分割各心其心則得無治教難遍布之
憂乎油井某曰在執柄如何早形狀虽分裂為政者苟盡其心乎
無教化号令不行之憂也

藩臣極多故城下街防廣濶東西北三面間街皆一藩至十番長
臣宅舍門廳可觀便房子室則鏤陋士人宅垣籬門舍壞敗傾頽
者居羊六番街外則為田圃林莽者亦多市芭蕉鬱為第一衢十
字四隅家簷瓦造蟠龍獅免他邦所不有往來稠密市廛頗繁盛

番衛士三千六百人一隊三百六十人長臣及諸有司破四百人許
此為士以上足輕亦三千六百人步行隊及小吏陪臣其數不可
知油井某日食俸錢之家男女人口十四萬人果是否街坊極
多帶刀之人截路索宿國分市晚同無事竊胸行人窓間所見不
過六七步而帶刀之人接續於目中可謂夥矣
人口八十万租入九十万石所領於諸臣給吏胥諸色人至七十
八九萬石是以正稅不足給經費征權之政大行云
奉行或三人或四人政事大小統之即家老也一家一族之臣任
之有時番衛隊中拔擢者近時如增田主計初任內監察後遂至
奉行幕府所令制條不署侯名署奉行名會津署家老二本松

侯家老僕不署水戶則不署家老置若年寄

次奉行為若年寄至士風之隆替武備訓練等之事今日極為闕
散任故以門閥重祿之臣具員而已海邊防禦則委之瀕海采邑
者規制跡畧

出入司主財賦之事頗為緊要官有威權屬官有考役考究財利
得失遺利

內臣唯內監參典聞政事訟獄刑賞皆參預焉而竊先奏其事其
他諸官不與外政

內官有申次一家一族等重祿之臣任之事不屬機密者皆奏達
之為他日要路舉用之地也又番衛隊中選百二十五人之士為

扈從隊侯之朝覲必自掄擇以從行兒小姓八歲至十歲待選十
七八歲命首服而任近侍

有組士者之之祿微者附之大祿臣世住其采邑稱組士以依其
主人陪臣失禮動有論諍又采邑要衝者必附步卒數十百人供
防衛多寡不一

一門之臣室老至扈從視組士組士降諸士一等一家一族之臣

室老用人留身居視組士著坐之臣著坐者異唯室老視組士陪

臣稱主人曰殿嫡子曰曹家統稱家臣曰家中稱侯曰屋形又曰

諺云曰石片倉小十郎三家老家老臣有家老而其臣有家老者

昔時藩中有崎門學早學者固執偏僻說為世治病今日學凡稍

稍衰蓋養賢堂之功不細矣然有崎弊猶存者養賢堂國學名姓
年大撰氏治政築

之營構壯大
學田万石

所在問光荒曰醜矣曰死矣曰減半矣絕無隱諱益餓者夥多不

以死為羞辱故無諱也渡波取人口三千六百許今存者不過八

百人鯉川二百五十口存八十人其他郡縣大率類之亘矣壞戶

空宿相櫛比也氣仙郡中死者十人以其少四境傳為健美或云

南部比仙臺醜百戶邑里僅存十戶者注々而在石卷卷有其

弟斃而兄吹之者由之終得全學自誇曰我食人生百歲不二度

波舟中有舟子太郎者肥大如豕余戲曰再何能不為凶年之食

耶衆笑曰太郎兄弟皆死矣渠幸而得免前日渠憔悴如脯豈堪

比一飽乎

富厚者蓄穀不發是以價直益賤貧民益苦二升七合之夕直至一方金貧之知富厚者為姦利而不動鬪鄉比戶枕藉相斃而無騷擾者

餓死丙申丁酉為甚村民你供養建塔婆甲死者所在有之往往有為兩歲死亡者之文

多穀於天下而魚舛斗不許私買穀方登官減其價而買之輸諸都下次收其利郡中則有無交易不禁私買踰郡而買必告於官納四分錢費百錢納四錢於官此謂四分錢是以多穀之地粒未狼戾少穀之士價直騰上蚩豈穰之秋已有多寡不均之憂又鹽利官權之方

金納鹽三苞而出以二苞其他商價盡有証稅曰上判曰中判曰下判曰下々判皆給印符無符者虽兒童不得帶物由此物價比他藩甚賤貴真桂玉也

余行仙臺地七八十里府城街市之外見庫倉二三耳絕無富豪之民確政之破民財如此

仙臺善馬多牧天下所聞余宿府城七八日間經防市訪人不見一士騎衆一家畜馬也亦取集宅京師畫人東萊在坐余話水戶披甲拜神之事東萊曰如使北藩士被甲一坊一甲尤尚為多也數攀和政不為諱坐中有不懌之色而能怒焉

鐵錢方者行於領內久矣文曰仙臺通寶以三錢當寬永錢一近

來請於幕府改鑄形文並同寬永錢價直亦相當而行之然錢質輕劣極惡矣也又有金鈔令以同直行三令五甲而民不服至拘於牢獄以恐赫是以物價騰貴賈人為姦于其間行族甚苦之博奕癸覓者租罪為奴或三年或五七年給官吏家令苦教誡焉待其悔悟而還家迨未富人犯法私出於金所給官吏告官以悔悟大抵不經若使教誡而還家贖金多者至二百五十金給奴官券所奉行郡奉行評定吏員等典獄者輪法給之仙臺典我肥有絕相似者上学兒童狀貌風姿髻髮衣衫居然我兒童也男女唯諾亦復相似兩地相隔四百里中間無似者而東海西海絕相類可謂奇矣米沃亦粗相似

東照權現祠老杉如束森鬱幽邃有細流未橋架之拜殿室閣精麗煒煒典瑞鳳諸廟同而似勝田唯收秋稻耳不能收麥收菽如他兩收也米澤亦同

米澤

東境曰中山有門關譏出入々國者必持關符告諸府下判所者出者亦持判符并告諸閭焉而得往來一境有閭皆如此入境則采樹森林計々為列田疇開墾民屋無荒廢者使人有水媚山輝之想焉

昔時鷹山公之初責臣養望拾例煩多國計不支乃曰儉生於簡

也於是釐革舊事後簡易至今法制嚴而簡

相接之札唯君誓首必拜其他虽小臣接大臣不誓首曰此君之
禮也與讓館學頭則虽家老子弟誓類而拜其崇師儒如此蓋自
鷹公而然館中有先聖祠堂過者脱力拜而過

國學名與讓館有督學提學助教等之官諸生日上學者三四百
人選命食于學者二十員二十四五歲至四十餘歲都講典籍等
職皆任之兼授兒童句讀疾一歲三蒞學堂曰友于與書生日夕
講習之室只隔一障而已制甚粗朴武術別有教官教場不隸學
校

疾日課今為後漢書助教洩問金太即侍讀焉如其經書會講儒

官蓋侍焉鷹公以來會講日課虽老無休歌永為令典云

學術不高詞章文雅僕學篤實好說貞觀改要大學衍義補等之
書

士有九十六騎者在昔戰功之名家就中大祿有土有人者名曰

分領家大率任家老老者也分領家雖曰大祿位階則無殊異故

其他八十二騎士與家老抗禮而不屈九十六騎中納言景有時

擢諸士任家老者鷹公時擢在戶九郎兵衛為家老源鴨子

大將別非分領十四家不任之

毛利上総三千石為分領中大祿然有祿二百石許而先之獻大

刀詣見者蓋以祖先之戰功序先後也但任家老則別

上村周藏曰內臣以論側用人雖近習頗選人益日夕親近君德所聞也又曰內外臣僚同心一致無少間言比一事差足誇也家老用人諸有司治事處在城外此曰役所大事家老朝而親奏之其他以側用人取裁

役所有役所役者家老屬官也將議事役所役先草文書務各局議異同各局有異同各賦於文書反覆辨難盡底蘊而不諱衆議歸一而始行余向上村某曰事密議秘書而施行者有諸某曰有家老專斷而所之者有議及用人者又有及各局者勿論施為不一但密議秘書甚寡有之恐非盛世事也

町奉行二人頗選其人兼主聽獄訟士人之獄亦聽於斯不必參

以監察等官獄具呈案於政事府斷其曲直是非而科罪於民獄訟郡奉行聽之重者亦聽於町奉行

分近侍扈從等之內臣為二隊々長曰三采既雖指揮諸士與士大將輕重大異

有高家者四家武里本木以容待之不服官改位諸老臣之上有時或任大監察

選舉之法不以文選然近侍之臣莫不講四書讀史漢勘定一局今皆悉讀文漢者

雖武技盛行無關身指隸之制又無狩獵如刀劔試人無請者雖請官必不許士人於銃十錢至百錢足輕皆五錢銃初直江兼續

製銃的長六尺家人夕或以為不仁

米澤封土每二歲則而臣下仍舊是以小祿之士任於山塾者八
團々三百八餘耕耨雜作傭賃自給此曰原象也稱原方無隊長
無有司唯布社長耳十五歲以上者入社夕長勸課武枝糺不法
頗有威權平日無異農人是以健土作之色見於面目古風可掬
上村某曰土着極好余於原方觀之淺間某曰原象筋力三倍於
城下士余過其通号者見其力投雜作狀帽笠蔽面不帶腰刀戶
側標姓名耳原象有時
技為吏者
封内田大率一畝無餘未糶於他國種蕎麥蘿蔔葡萄地不置麥種
麥收穫必及三月麥及六月化為蝶云荒後頻下種麥之令農

民稱之嚮之又曰高寒多雪絕無旱乾之憂余在封内十日許無
日不雪涉地始二十里不見寸土踐寸地在積雪上步耳時二月
中旬也

正月至三月中旬禁遠步放銃蓋聲響動氣下雪也又有時天俄
陰雪者城市說山中必獲熊也晨夕肉上市矣高山發大声亦能
為陰雪矣二月十四日會於片山長五門宅雪大下衆曰
雪為放銃也蓋今日有故許遠步放銃故為云
城市村落置意屋一基雪盡後夜夕更番次警火呵不法隊長三
千名以城市檢察非遺嚴警備

君侯衣服古未京京集近年絹帛精好因盡用藩製唯熨斗目服
縮緬則製未精仍用京製云

衣服之製諸士以下虽襴褸不得用絹帛製度截然無干犯者但
富豪出境不能^如製度故竊藏服於笥底以備踰境之用植山
某賤士也訪余逆旅別携衣而着之其婦也復着鹿服而去
有植山某者始見余造逆旅主人不可曰公得官名^命即否不可得
見其悵恨留書而去翌日再未見曰我今日請於官而得余問其
狀曰某賤人也不得直見大夫乃告情於政府吏下吏聞諸大夫
次口請以口而命可否立決余僕一夕微恙翌日政府以逆旅口
某僕疾可差^醫未病狀如何逆旅歸語余夕周^事得已其簡捷
而嚴如此

有一街盡屠者賈^皮革類初秋限日七日許演戲劇足輕輩得往

觀焉諸士則^免婦女不得觀有祿俸者妻女禁^數三絃

封內無甚窮困者質而實注々見倉庫^途十數里見空屋二三
耳

士大夫之家大率業^{養蠶}織絹機声札々相響其空隙地皆植桑
君侯在國限侍妾一人支^族及家老皆不許畜妾士無淫^製之風
唯人人嗜飲酒男女老幼莫不善飲^盃盃巨大如飲茶飲水然不
甚推^辭不必^愈飲非他國飲以作氣勢為豪^拳也蓋未^沃九月未
雪終^月而盡中間六月^蟬縮於積雪於爐^邊少^未人不出遊加
之法令嚴^肅無^戲劇^紉竹之^娛是以人々長^間多暇飲以^充禦寒
消^間之^具而已^同之^土人^僉曰然又多^子姓

非下疑朕若字

奧羽謂山雪崩墜為頽

訓祭天

蓋滿山積雪至春消融崩墜壓死者

往：有之板谷_山有隱頽者尤急險蓋有前山後山而前阜於後是以後山崩雪層累而來前山不能支偕壓路上勢壯而大人傳以為懼焉。士屢戒余以其險至則五日前已頽矣崔嵬陸離長三四十步_{六尺}為步高七八尺有為峯為嶂更一二丈者大木巨石盡發而偕實驚撼心目初余聞藩人語也意謂頽亦雪也。雖歷何有於性命今而見之堅凝如石壓則粉齏矣。令魄褫焉矣。四月朝覲雪未頽則迂路而過道上立符令人戒警土人說有夫妻相携而過東疆者過頽_過夫妻俱壓妻無恙而夫則死此五日前之事而頽之小者云

市有大街三街東街新街南街此曰本街別有十市為支街。雖不繁華物件設備鮮魚輸於仙臺北越過三十里而遠山谷峻嶮人肩擔負而肆店充陣焉。

淺間某日封內近年絹帛之製極多且精是以金銀之入三倍于昔年由之市井稍兆驕奢之風。

完荒禁釀有犯禁釀者有買於他境而竊鬻者為之拘囚者日三四人猶不能禁止有官釀充匠茶婚嫁之用官計其多少給之極好酒_至請葛汁飲云。

於下疑有缺字
饑歲乏食救恤_災民備_至是以米天封內無一餓者或買米於也方以時價五之一_一預_甲諸貧民

地宜蠶桑樹之利倍於稻田逐利者日製凶荒以來令所在伐桑
復稻田

城東山村有窪田者製餅餌極精珍貴諸品常貯以待需主翁自
負曰府下店舖不過也

帶刀着袴之士或帽或笠蔽面擔負者防街方井徃々有之城內
則虽家老或從一僕而行

博奕者均因兩月士大夫納金於官請之則為奴長短各從罪之
輕重足輕之奕者異服以供城中官籍掃除余在奧州聞諸馬夫
曰米沢先君自秋月而嗣者嗜殺人者也民有犯博奕者輒殺之
余異烏問諸上村某曰誠吳鷹山禁奕不已因殺奕者數年不能

止因復於今制云

為人之妻者與人私焉殺覺則官告其夫而訊其是非夫對以實
有其事則殺無赦對以曖昧則減死處行檢不修之法

附行李於馭夫必差從僕而護送不如此則不安在米澤境則附
馭夫而無不安之意

會津

會津東北五里有猪苗代古城負盤梯之山前湖水極要衝之區
矣有城代監學設官十餘人番衛于此足輕六十人余結團居住
焉有土津祠祀藩祖中將正之構造壯大室宇器件盡用神道式

素樸而潔室與椽之間繚以葵章布帳使人肅然欽敬焉有碑長一丈六七尺幅餘之記神之行狀初猶苗代要地也地勢區域可割以封一小侯正之在日深慮之及其死也遺命祠于此以防各割之禍云

選舉賞罰家老之外不可參預焉土津之制至今猶然城外有家老局有奉行局選舉軍政學政等之事家老司之錢穀及一切鎮務奉行司之不相統屬而不相離昔年以奉行局統於家老却不便故復於古制云家老奉行凡不上局者有定日但兩局小吏則日之上局

番頭八人士隊長也祿位次家老物頭三十人為步卒隊長士祿

四百石至千石任之屬於番頭有本隊物頭三人指揮親衛軍足輕三十五人撰稱重品階視側用人官極為閑任而不授他官余所知高津溜川自儒者擢現任此職

學校奉行司館中文武教道之事藩中子弟未就官職者為其所轄有行誼不謹踰越規度者教戒之其撰頗重非文學武技兼習者不能任職品階亦視側用人

軍事奉行屬家老立兵備操練一切軍務盡用長沼澄齋之軍法三月學盡始有教閱六月七月之頃最盛奉行見習山内某惜余遊非其時

選舉之法有官負廟令請司奉行所知密封進奏焉諸司奉行家老有定制

癸封考察參議而任之余曰選舉如此極公平然而古今權要或用親故或用夤緣賂遺和漢通弊貴藩亦時有汚隆豈得無弊乎某日子之言誠然不知舊時如何近來則以親故賂遺而任官所未曾聞

國學者名曰新館：正面有大成殿方九楹圓柱板屋極壯大二仲之奠菜配享顏子有和學場有神道場有兵學場有天文臺有踏水場弓馬槍劍銃砲之類各有其場子弟十二歲以上者不得不日入館有故必告之奉行是以文武之士充溢於館中自晨至昏伊吾典邪許書塾武榭聲勢相應真壯觀也

學校以方位分四塾住東街者入東塾住西街者入西塾南北亦然每塾百三十人許有講叙所者四塾俊秀入之日學者三十許大抵讀漢本者

學祿二千石五百苞館外有南北學步行隊以下者入之儒官轄之而其授讀則諸士以下有學者任之日學者百許人南學槍有劍場北學無之其俊秀則入講叙所與諸士同學也倍臣國學南北學并不得入焉

學校觀弓劍槍之技教師弟子迎送應接禮貌甚恭弓師小川某有三月射供覽槍師志賀某與三老練名于藩嘗率弟子五人遊於諸國謂余曰今日迫矣不然賦技以呈覽其謙虛若此槍徒有祖楊者有躑躅者絕無着袴者奇矣館中置酒設宴儒官及槍劍

教師獻酬盡歡奉行監察等官教出勸酒禮意極厚子弟襲祿必
試其技非文習說四書五經白文兵講兵要錄中練心膽一篇武
技不究一流之免許不得襲旧錄必入小普請隊每歲祿百石納
三金祿重者課技更難是以無目不識丁之武人無手不能執槍
劍之儒者但子弟齡稍長多為祿之念用力多端少卓然成一家
者

院內村山中有侯墓一村三十戶皆守冢晝夜更番洒掃有小門
傍設盤板屋四席許為省守處磴道百步又得一门々九屋數楹
祭日為侯及諸有司所居又為調理羹盛牲具之所又數十步有
拜席以板覆之為侯詣拜處墓在山上松林間圍以木垣有碑記

其行狀世々皆然蓋神道也夫人別有葬地建所謂五輪塔者銘
某院殿某大姉世子而卒者儒法神道儒法有忌日祭有花祭々
々者花時合祭之也此外無年忌月忌之類侯則每月一再詣拜
云墳墓室廬之制甚粗質

中將正之師山崎闇齋崇拜神道葬祭用神道式其子某好用佛
法至孫又用神道爾後世々皆用神道藩中多用佛者有好神道
者請諸官則世々許用神道有好儒者許限一在用儒法且儒官
世及者許世用之

士大夫宅舍虽無甚壯大者不甚卑小不甚敞圮蓄馬器城塹如
加之防衛廣達視封土極壯大諸士以下住於外城者數亦不少

市廛繁盛余寓七日市々多逆旅夜間吹笛賣按摩者至曉不絕
及三十人餘云歌唱皆江戶樣又多唱申樂謳者仙臺又然
官人刀劔被服頗鮮好儒官亦襲純色衷衣諸士則着肩衣婦人
服飾亦華士人之子多十許無髮者衣服短窄垢敝大髻如蓬性
々佩長刀結伴而行極佳觀也

厨墻頽者數步以薦葦蔽之壁土剝落向馬數日八十疋荒凶前
則三百疋云果然否土人多騎乘者又士之甲藏諸_城中不得私
藏於家

士有罪拘囚者命隊長三十人輪番監衛焉隊卒十人晝夜更番
如錫死則輪番隊長任介錯

有祿俸者無他贓惡坐殺傷人之等之罪當死則刑不於刑場而
於牢獄刑之

有塔守八幡祠々官家藏永帳者記蘆名氏以來之事極纖悉蓋
橫軸表背交錯而書日錄也四家合攻等書根據於此書而編也
會津米沢奴婢多用越後瀕海之人其人生來飽喫魚蟹冒衝海
風是以強力最克堪寒酒家保傭寒日裸體游泳非越人不能堪
也但過二三年則氣力衰不異土人魚肉之養薄也由此或來
或去往往如鴻雁云

幕府託地於會津有八万石于越有五万三千石于奥有若干於
野奧地廣漠非肥沃前年有司建議請增地不已曰所得不償費

小曰原侯時柄國乃收輿地於官今不屬於藩越之八万石租入於幕府之外贏餘有四万石云初幕府欲加封王之加封則地與水戶侯齊正之固辭以為不可與三藩偶故不加封而為託地焉士大夫以下套絛分階級紫為上緇次之藍褐青次次之其下則以領標其品

祿之少者造刀劍諸具又漆黑以資家計佩刀者袴之徒蒙笠蔽面轉搬器物狀與米沃司虫擔負薪炭運輸竹木者必佩雙刀狀貌凜乎蓋藩制食俸者有外不帶雙刀有事對獄時不向是非曲直以失其分處以廢人是以虽服畎畝薪水之勞雙刀在腰儼然也。

